

大西北的四月,春寒料峭,我参加宁夏城市文学周来到了石嘴山。

石嘴山是一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崛起的工业城市,矿产资源丰富,工业基础完善,城市化率很高,市民来自祖国四面八方,有塞上煤都之称。这里的市民有很强的自豪感,因为自治区多个第一都出自这里,比如第一车煤、第一炉钢、第一窑瓷等等。因为喜欢探究寻幽的缘故,我对石嘴山贺兰山岩画特别感兴趣,这里有黑石岭、大西峰沟、白茆沟、韭菜沟等众多岩画带,其中以黑石岭岩画最为有名。既然来了,就不能错过,学者认为这里的岩画多出自史前,我决定抽空进山与古人对话。

选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在市委宣传部长和博物馆两位岩画工作者的陪同下,驱车去贺兰山。黑石岭离石嘴山大武口区大约十公里,需要走一段险峻的盘山路,

阳光穿进排练厅,投下斑驳的光影。十岁的戴佳峰被母亲送进上海城市青少年交响乐团。那是十年前的一个午后,当曹小夏老师微笑着向他招手时,这个懵懂的孩子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推开了一扇通往奇妙世界的门。

乐团里有几位特殊的乐手,他们的眼神时而飘忽,时而专注得惊人,手指与音阶的触碰仿佛带着某种隐秘的震颤。“前几届,我不过是来蹭饭的。”多年后小戴这样调侃自己。到了2018年的春天,这个曾经躲在母亲身后的少年已扛起摄像机,用镜头捕捉那些震颤心灵的瞬间。十六岁的小戴像一只敏锐的夜鹰,在舞台前后轻盈穿梭。他的镜头时而如鹰隼般犀利,时而如春风般温柔。那些特写镜头里,有孤独症孩子额头上细密的汗珠,有琴弦震动时飞扬的松香粉末,有曹鹏老先生指挥时颤抖的白发。当这些画面在剪辑软件里流淌成河,一个更宏大的构想在小戴心中渐渐显影——他要寻找藏在音符背后的密码。

世上最动人的转变,或是好奇升华为追索。当年那个被“掺沙子”进乐团的孩子,如今要探寻更深的奥秘:为什么母亲送他加入特殊群体的小孩之中?小戴的镜头成了探照灯,照亮了“天使知音沙龙”十五年来坚持,也照亮了音乐如何春风化雨,滋润那些紧闭的心门。当第一集纪录片《寻找爱的答案》公之于众时,命运给了小戴诗意的回应。这仿佛是个隐喻:真正的艺术终将回归到记录人性的本真。小戴记录的不仅是一场音乐会,而是一座桥:连接孤独和喧嚣世界的桥。

上海的暮春,实验室的灯光总亮到很晚。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梁新涛和他的团队,正在为科技作品竞赛做最后的准备。他们的《文化基因的拓扑转换与叙事场域建构》项目,将江南水乡的桥梁视为“凝固的诗歌”。这些年轻人发现,青浦金泽镇的普济桥不仅承载着行人的脚步,更沉淀着宋元时期匠人对力学的理解。在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的试验田里,一群年轻人蹲在田野上调试着传感器。他们研发的系统正在记录土壤的每一次呼吸。同学们第一次发现土地是有韵律的,作物的生长是有韵律的。当显示屏上的数据曲线与教科书上的理论完美吻合时,他们欢呼雀跃像是发现新大陆。同样在城市治理中,单莹婷同学另辟蹊径,试图用海派文化的钥匙打开社区电动自行车管理的锁。他们设想的虚拟偶像“沪安宁”,尝试用软糯的上海话提醒居民安全充电,这个有烟火气的创意有着上海温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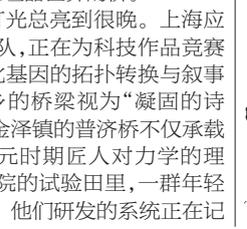
后生之所以可畏,在于他们的感知力。在这些年轻人就像蒲公英的种子,带着敏锐的触须,飘向那些常常被忽视的角落。“后生可畏”——不仅年轻有力,而且他们保持着对世界最初的惊奇与温柔。

好在司机山路驾驶经验丰富,车开得又稳又快。车开到离黑石岭还有一段距离时前方没了路,因为发电厂尾矿治理,山路变成了工地,我们只能下车步行。说来奇怪,城区内因为贺兰山罩着,云不走、树不摇,而到了山里,风突然就冒了出来,这里的山风带着杀伐之气,飞沙走石,令人不寒而栗。我不得不时时把住帽檐,担心大风掠走我的帽子。

走出数百米长的回填工地,前面是几座错落的大山,山陡如墙,目测坡度应该在七十度左右。这里的山几乎没有树,偶尔有几簇野酸枣,因长满尖刺,爬山时无法借力。见没有路,又无树木可攀,加之风大行走不稳,我生出打退堂鼓的念头。王部长说爬爬试试吧,这山看着陡峭,走上去却没有恐怖感。我觉得这话有些道理,很多东西远望和近观结论往往南辕北辙。心想还是硬着

头皮爬吧,此行只有我一个男性,如果临阵脱逃,那就真的贻笑大方了。不得不说,这是我爬过的最难爬的山,黄山天都峰、华山苍龙岭尽管险峻,但都有石阶可登,而贺兰山这些山峦不但没有路,而且许多地方是松散的碎石,一不小心就会脚底打滑。好几次我脚未踏稳,眼看蹬落的碎石哗啦啦滚下山涧,激起一路黄尘。我想要是我的肉身滚落下去,一定会粉身碎骨。我努力压低身子,让重心贴近地面。一阵山风刮来,我觉得自己要像风筝一样飘起,便不顾野酸枣上的尖刺,紧紧攀住它,总算稳住了身体。此时,我理解了什么叫骑虎难下,探险之旅只要启程,就没有回头的选项,若要不出洋相,唯一的办法就是抵达目的地。

爬过这座拦路的大山,眼前出现了一个黑黢黢的金字塔形的高山。王部长说这便是黑石岭了。我松了口气,因为黑石岭看上去不算陡峭,高度亦能接受,虽然风势没有减弱,但安全不再是问题。



夜光杯

那年我很年轻,有幸福的家庭,还有个可爱的儿子,例行体检却把安稳的日子打碎了。没有一点预兆的我,被医生确诊为身患大病,马上要住院,我进了医院,检查后的结论是这病虽无性命之忧,当时却无药可治。我被困在病床上,本来好端端的人,并无任何不适,被医生吓得浑身不自在。在医院躺了一个月,吊针吃药禁止外出。觉得自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查了又查,医生束手无策,只好让我出院。出院小结上写的东西我也不懂,这病将来自如何?医生也无法预计,只说慢慢养吧。

回到家,看着幼小的儿子,眼泪一串串往下掉,往后的日子怎么过?难道坐以待毙?上有一老下有小,万一我走了,这

我的电脑桌放在南窗下,窗外可以看到一小片天空,一小片树林。原先倒是很开阔的,只是眼见得高,眼见得被蚕食,如今能够留有一隅,也算是幸运的了。窗外有个镂空的大铁筐,是放空调外机的,设计得还挺美观,经常有鸟儿停在上面。

那些鸟儿一会儿看着远处,一会儿看向我,它们并不聒噪,鸣叫声很轻,然后就扑棱棱地飞走,过些时日再来造访。要是碰到下雨天,它们待的时间会长一点。来过的有麻雀,有鸽子,还有乌鸦,它们的个子和体形各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都披一身灰黑色的羽衣。有时,我会想,为什么就没有色彩艳丽的鸟类光顾呢?

这些天,春光明媚,整个天空都像被提亮了,云彩白得更白,树木绿得更绿。那天午后,我偶一抬头,蓦然发现空中掠过一只飞鸟,而后稳稳当当地落在了黑色

登上黑石岭,站在山巅极目远眺,石嘴山城区全貌尽收眼底。但我很快收回目光,我不忘此行的目的,没有歇息便开始小心翼翼地探索模式。黑石岭的石头大都是赭黑色,质地坚硬,用石块敲击,能发出玉

槌击磬的声音。石头有大有小,形状不规则,但总有一个平面供人凿刻岩画。岩画内容以羊居多,有角似弯刀的北山羊,有角向两侧弯曲的岩羊,有角向下扭曲成螺旋状的盘羊,还有角如家羊一样短而直的黄羊,除了羊外,还有骆驼、鹿、多人舞蹈以及射猎场景的岩画。我一拍照,觉得这次探险很值,收获了近百幅珍贵的岩画照片。

坐在一块黑石上小憩时我问自己:这些黑石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周围光秃秃的山上一块也没有?如果是地壳褶皱断裂或火山爆发,黑石与山体不会呈骨肉分离的状态。从黑石分布来看,明显看出这是外来之物,或许是一块天外陨石坠落下来,给这座金字塔形的小山戴上一顶黑色的礼帽。那么,这些岩画是谁人所绘?为什么要凿刻这么多羊?羊都有着夸张的巨角,这些巨角对作者意味着什么?这些石头为什么是赭黑色?难道真的是陨石穿过大气层时高温烧灼所致?等

这些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我觉得人类对石头少了些敬畏,如果石头会说话,它一定能描述人类完整的历史,因为石头中藏着人类基因最原始的密码,石破天惊这个成语其实有着更深的寓意。这个想法是在我辽西挂职时产生的,辽西的大王杖子乡地下十余米是白垩纪动植物化石层,有成群的狼鳍鱼、中华潜龙、始祖鸟,还有辽宁古果,因此辽西被称为地球上第一朵花开放的地方,第一只鸟杖子,一亿四千万年前的白垩纪只能是虚幻的猜测。

今天,很多人不知道,支撑科技时代的核心元件芯片,其原料就来自于石头,我们生活中的金银铜铁都来自石头,无论是化石燃料,还是稀有金属,它

息通畅,精神也好起来了。每天早晨的一小时边走边喊,是思考,是宣泄,更是树立信心,重拾向前的勇气,这期间,我没去过医院,因为没有任何不适,再说无药可医,去了也没用。我只是坚持每天边走边喊,一面鼓励自己,没什么大不了,不管老天给我几年,我都要好好活。两年后,我去医院检查,竟一切正常。医生惊奇地问,你找谁治的病?我说,我自己当了医生!他摇摇头不信,追着我,我逃走了,因为没法回答。

这以后,我每天健身,边走边喊坚持了几十年,后来还尝试八段锦、打拳等,但都不如走路简单,这是一个极为方便的健身方法,人人可做,只要坚持,必有奇效。

大铁筐的顶上,当它迅速地划出一条弧线时,我惊喜不已——那是一只彩色鸟。这只鸟真是漂亮极了,头顶到眼下及颈部虽说也是黑色,但却有着蓝色金属的光泽,看上去犹如戴了一个时尚的头盔,下方的浅灰色羽毛围合成白色领环,肩、背、腰和尾上覆羽皆

是耀眼的金黄色,中央尾羽端部的白色斑点在飞翔时格外好看。彩色的小鸟很安静,东张西望,通体都染上了明亮的阳光。我兴高采烈地打量着它,忽然想起应该拍张照片,可正当我拿起手机时,它却倏地飞走了。

我好想知道这是一只什么鸟,于是,我询问了上海市林业总站副站长、野生动物保护专家李梓榕,她说没有图片很难推断。我执拗地在网上寻找,终于再次

看到了它的模样,原来这是一只灰喜鹊。可我有点纳闷,那么色彩斑斓怎么叫灰喜鹊呢,而一身黑白的喜鹊才该叫这个名字,这不是仗着自己粗壮一点就行霸道的事吗?后来,李梓榕发来了科普资料,我才发现,由于我们对鸟类认知甚少,因而产生了许多误解。

比如,平日我们在小区里看到的麻雀应该叫树麻雀,树麻雀是灰不溜秋的,但有一种主要生活在山地生境中的麻雀却是彩色鸟,名叫山麻雀,头顶部和背部的红棕色羽毛鲜艳亮丽。说回灰喜鹊,其实它整体呈灰白色,但它的羽毛容易映射周围的色彩,所以在灿烂的阳光里就显出金红色了。飞来一只彩色鸟是值得传扬的,我欣欣然地告诉了我的邻居。没几天,邻居找到我,一脸笑

容,高高地举着手机对我说,他们家也飞来了一只彩色鸟,而且比灰喜鹊更加美丽。我看了照片,着实欢喜,那鸟尽管体形不大,但很是魁梧,头部褐色,嘴巴鲜黄,像是穿了一件宽松的镶拼色衣服,上半段为棕灰色,下半段则有蓝色、白色和绿色,真就是五彩缤纷,将春色衬托得更加盎然。我把照片转发给了李梓榕,她告诉我们说,这是黑尾蜡嘴雀,系雀形目燕雀科鸟类,在上海主要为留鸟,一年四季均能见到。

既是留鸟,终生生活在同一地区,不因季节变化而迁徙,那为什么我们之前就没见过呢?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客观的,自然生态不够好,鸟儿当然就不会飞来;一个是主观的,我们常常目光混沌,看不到身边的风景,甚至对阳光的感受都变得迟钝而麻木,避晒避光。而灰喜鹊那灰色的羽毛,事实上是被阳光点亮成彩色的。

话、发图片,得到的答复是这是霸王。霸王这名字够飒,堪称黑石岭的绝配。我想,霸王扯住我的衣摆想告诉我什么呢?是不是想让我写写黑石岭?来过,看过,没有写过,岂不辜负了这些石头。

冯骥才先生言,岁月失语,唯石能言。我觉得未来的某一天,我应该与黑石岭的石头做一番对话。

看到了它的模样,原来这是一只灰喜鹊。可我有点纳闷,那么色彩斑斓怎么叫灰喜鹊呢,而一身黑白的喜鹊才该叫这个名字,这不是仗着自己粗壮一点就行霸道的事吗?后来,李梓榕发来了科普资料,我才发现,由于我们对鸟类认知甚少,因而产生了许多误解。

比如,平日我们在小区里看到的麻雀应该叫树麻雀,树麻雀是灰不溜秋的,但有一种主要生活在山地生境中的麻雀却是彩色鸟,名叫山麻雀,头顶部和背部的红棕色羽毛鲜艳亮丽。说回灰喜鹊,其实它整体呈灰白色,但它的羽毛容易映射周围的色彩,所以在灿烂的阳光里就显出金红色了。飞来一只彩色鸟是值得传扬的,我欣欣然地告诉了我的邻居。没几天,邻居找到我,一脸笑

容,高高地举着手机对我说,他们家也飞来了一只彩色鸟,而且比灰喜鹊更加美丽。我看了照片,着实欢喜,那鸟尽管体形不大,但很是魁梧,头部褐色,嘴巴鲜黄,像是穿了一件宽松的镶拼色衣服,上半段为棕灰色,下半段则有蓝色、白色和绿色,真就是五彩缤纷,将春色衬托得更加盎然。我把照片转发给了李梓榕,她告诉我们说,这是黑尾蜡嘴雀,系雀形目燕雀科鸟类,在上海主要为留鸟,一年四季均能见到。

既是留鸟,终生生活在同一地区,不因季节变化而迁徙,那为什么我们之前就没见过呢?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客观的,自然生态不够好,鸟儿当然就不会飞来;一个是主观的,我们常常目光混沌,看不到身边的风景,甚至对阳光的感受都变得迟钝而麻木,避晒避光。而灰喜鹊那灰色的羽毛,事实上是被阳光点亮成彩色的。

话、发图片,得到的答复是这是霸王。霸王这名字够飒,堪称黑石岭的绝配。我想,霸王扯住我的衣摆想告诉我什么呢?是不是想让我写写黑石岭?来过,看过,没有写过,岂不辜负了这些石头。

冯骥才先生言,岁月失语,唯石能言。我觉得未来的某一天,我应该与黑石岭的石头做一番对话。

年少时候的“豆圈”里还没有内卷,那时候要品尝当季上市的新鲜豆必要等到人间五月天。刚采摘的鲜豆荚娇滴滴地躺在农妇的竹篮里,罩着翠绿色的外套。外套夹层里铺着一层白色的丝绒,丝绒里裹着两颗翠绿色的豆粒,丰满饱满,水灵灵的,犹如闺房闺臣中深藏的碧玉。本地豆的豆粒娇小,带着明显的腰身,就像襁褓中的婴儿露出的脚趾,让人怜惜。

春吃豆、胜过肉。时令的蚕豆又嫩又香。老底子,立夏的一个礼拜是上海人钟情的本地豆集中上市的高峰期,也是品质最佳的时间段。精明的主妇每天都会端上一盆盆香味俱全的葱油蚕豆以饱全家老少的口福。只上市一礼拜,我就吃足一星期。本地豆口感软糯豆香适中,豆荚里藏两颗豆粒的居多,匀称的,也有大小不一的。大的发育健全,小的营养不良。一个母亲孕育出的双胞胎竟会如此厚此薄彼,显得有些不公。

刚出壳的豆粒很安静,也很养眼。不善烹调的家母用听来的方法烹饪蚕豆,洗净手再剥豆,剥完下锅。一撮葱花、一勺盐。尽管手艺不到火候,但每次都被抢得盆底朝天。就连盘中咸鲜的汤汁,都会倒在碗中,拌着米饭一起下肚,是老少皆宜的时令蔬菜。

好在我很年轻,有幸福的家庭,还有个可爱的儿子,例行体检却把安稳的日子打碎了。没有一点预兆的我,被医生确诊为身患大病,马上要住院,我进了医院,检查后的结论是这病虽无性命之忧,当时却无药可治。我被困在病床上,本来好端端的人,并无任何不适,被医生吓得浑身不自在。在医院躺了一个月,吊针吃药禁止外出。觉得自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查了又查,医生束手无策,只好让我出院。出院小结上写的东西我也不懂,这病将来自如何?医生也无法预计,只说慢慢养吧。

回到家,看着幼小的儿子,眼泪一串串往下掉,往后的日子怎么过?难道坐以待毙?上有一老下有小,万一我走了,这

局面如何收拾?越想越痛,天天害怕自己会出意外,体重掉了二十斤,我没法工作,每天有长长的白昼,怎么打发时间?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好在此病没有症状,不影响日常起居。只是心里闷得透不过气来,非常不舒服。我家住在郊区,楼外是一片片菜地,每天早晨我去散步,一面走一面自言自语,要把无人可诉的委屈、痛苦都说出来。反正没人听,走着,说着,就喊起来了。这一走一喊,浑身冒汗,胸中憋屈也觉得松了许多。

就这样,我每天在田埂小道上走,一面喊着说着。走着走着,无师自通地编了行走操,双臂前后大摆,脚尖绷直跨出去,大步流星。抬头挺胸收腹,随着脚步,尽量头往后扭。同时,编了许多词,边走边喊,声音响亮,中气十足。有时,跳舞蹈动作,如扭秧歌,模仿锣鼓打鼓;有时空手打篮球,三步上篮一跳老高;也可学幼儿,一面唱,一小鸭子嘎嘎嘎嘎叫,走起路来摇啊摇!一面学鸭子走路,半蹲身子,摇摇摆摆。这一走,就走了下来,每天清晨,我都去走,一面走一面喊,嘻笑怒骂,无所不能地“喊”。农民还未上工,晨曦刚露,田野静悄悄,只有我,独自走在田埂上,问天问地问世界,喊出我要活下去的心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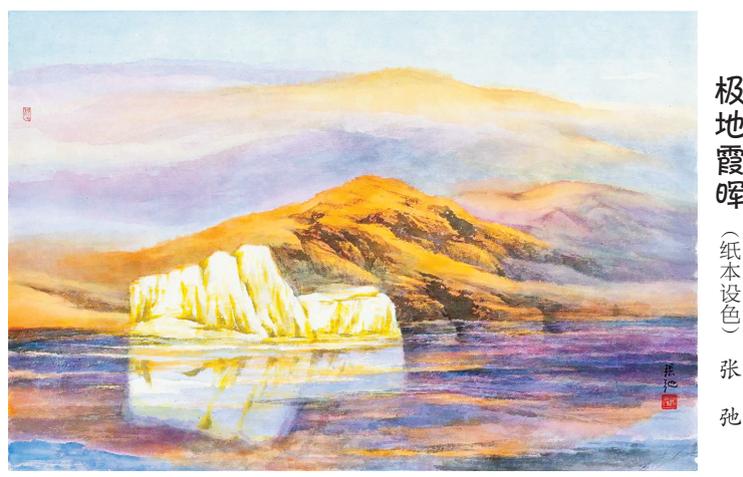
一年、两年,走着喊着,胸中浊气、恶气都喊了出来,觉得气

息通畅,精神也好起来了。每天早晨的一小时边走边喊,是思考,是宣泄,更是树立信心,重拾向前的勇气,这期间,我没去过医院,因为没有任何不适,再说无药可医,去了也没用。我只是坚持每天边走边喊,一面鼓励自己,没什么大不了,不管老天给我几年,我都要好好活。两年后,我去医院检查,竟一切正常。医生惊奇地问,你找谁治的病?我说,我自己当了医生!他摇摇头不信,追着我,我逃走了,因为没法回答。

这以后,我每天健身,边走边喊坚持了几十年,后来还尝试八段锦、打拳等,但都不如走路简单,这是一个极为方便的健身方法,人人可做,只要坚持,必有奇效。

话、发图片,得到的答复是这是霸王。霸王这名字够飒,堪称黑石岭的绝配。我想,霸王扯住我的衣摆想告诉我什么呢?是不是想让我写写黑石岭?来过,看过,没有写过,岂不辜负了这些石头。

冯骥才先生言,岁月失语,唯石能言。我觉得未来的某一天,我应该与黑石岭的石头做一番对话。



极地霞晖 (纸本设色) 张弛

话、发图片,得到的答复是这是霸王。霸王这名字够飒,堪称黑石岭的绝配。我想,霸王扯住我的衣摆想告诉我什么呢?是不是想让我写写黑石岭?来过,看过,没有写过,岂不辜负了这些石头。

冯骥才先生言,岁月失语,唯石能言。我觉得未来的某一天,我应该与黑石岭的石头做一番对话。

话、发图片,得到的答复是这是霸王。霸王这名字够飒,堪称黑石岭的绝配。我想,霸王扯住我的衣摆想告诉我什么呢?是不是想让我写写黑石岭?来过,看过,没有写过,岂不辜负了这些石头。

冯骥才先生言,岁月失语,唯石能言。我觉得未来的某一天,我应该与黑石岭的石头做一番对话。

话、发图片,得到的答复是这是霸王。霸王这名字够飒,堪称黑石岭的绝配。我想,霸王扯住我的衣摆想告诉我什么呢?是不是想让我写写黑石岭?来过,看过,没有写过,岂不辜负了这些石头。

冯骥才先生言,岁月失语,唯石能言。我觉得未来的某一天,我应该与黑石岭的石头做一番对话。

话、发图片,得到的答复是这是霸王。霸王这名字够飒,堪称黑石岭的绝配。我想,霸王扯住我的衣摆想告诉我什么呢?是不是想让我写写黑石岭?来过,看过,没有写过,岂不辜负了这些石头。

冯骥才先生言,岁月失语,唯石能言。我觉得未来的某一天,我应该与黑石岭的石头做一番对话。

话、发图片,得到的答复是这是霸王。霸王这名字够飒,堪称黑石岭的绝配。我想,霸王扯住我的衣摆想告诉我什么呢?是不是想让我写写黑石岭?来过,看过,没有写过,岂不辜负了这些石头。

健康

七夕会

本地豆

王克